

自序

傳統的省思

記得大學時代，有一次從經濟地理學書上讀到，印度的聖牛因為長期在充滿蒼蠅、蚊子的環境中生活，養成了堅強的抗病力，牛的自主神經可以達到牛皮，當蒼蠅、蚊子停在牛皮上，牛只要一抖皮就會把蒼蠅、蚊子趕走。我把這段見聞說給同學聽，一方面有炫耀自己博學的意思，一方面也藉以表示「外國的東西也有好的」的用意。

但是在場的一位鄉下長大的同學反駁說：

「臺灣的牛也會抖皮嘛，豈止印度的聖牛。」

我立時臉紅了。這本經濟地理是在臺灣出版、用中文寫的，怎麼沒有提到臺灣的牛？為什麼只知道印度的聖牛會抖皮，不知道臺灣的牛也會抖皮？

還有一次，我在綠島大學深造時對一位老前輩說：

「你看，西洋的音樂風氣多盛，每一個人都會唱歌，到處都有小型樂團。……」

這位老前輩不服氣的說：

「中國（大陸）也一樣啊，鄉下人那一個不會拉胡琴、唱一段戲？」

我頓時想起我的幼年時代，父親是個廣東樂團的揚琴手，我是個木魚手。我們家鄉新港奉天宮就有好幾個「陣頭」，鄉下人唱著歌仔戲荷鋤回家，孩子們一聚起來便唱兒歌……，這些情景歷歷在目，難道那些都不是音樂？

近年來我爲了研究鄉土文化，訪問了許多老人，發現現在八十幾歲的鄉下老人，大部份會唱歌仔戲、褒歌、唱山歌、採茶歌等。根據日據時代日本人記載的文獻，臺灣人是非常喜歡看戲、唱歌的，音樂的風氣極盛。又根據漳州府志和泉州府志，宋代時閩南人已經非常喜歡看戲。我相信不止閩南、臺灣，全中國，乃至全世界，沒有不愛音樂的民族。爲什麼我們耳朵裏只有西洋音樂？

我的高中、大學時代正是「文星」雜誌一批全盤西化的現代鬼最囂張的時代。這批人喝了洋墨水不消化，總認爲西洋文化才是文化，甚至只有西洋才有文化。

我們生長在那個時代的人，受到這種思想毒素的污染，大多有前述的錯誤觀念。我也曾經是一個受害者。

但是大約是我大三的時代，我認識了哲學系的毓鑒師、王競雄師，便開始對漢文化產生了極高的興趣。我雖未因此排斥西洋文化，但却由於對漢文化的深入了解，再也不敢輕視漢文化，甚至承認漢文化的素質不比西洋文化低。

然而我一直沒有發現過臺灣文化的獨特性。雖然我是爲了研究臺灣話才進中文系，但我在大學、研究所裏所受的，完全是「國字號文化」教育。在我回到臺灣以前，很少對臺灣文化作正面的省思。我研究臺灣鶴佬話，也不過把鶴佬話當作語言學的興趣在研究，和鶴佬文化扯不上關係，這也許要歸罪於自己所受的教育，但也證明自己的自覺不夠。

回到臺灣以後，先是生活困頓，窮途潦倒，根本無心去思考文化問題。次年結婚，搬到鄉下去住，我以翻譯爲業，內人當助產士，生活才勉強可以度過。我在鄉下隱居的這段期間，唯一的收穫是看到許多自己從來不去注意的臺灣文化。我赫然發現，那些不曾受過日本教育、中國教育的鄉下老人才是臺灣文化的瑰寶。他們雖然目不識丁，但是對臺灣語言、文化細密的了解，却是我從未想像過的。

我開始對自己的過去感到極度的慚愧，決心利用自己的鶴佬語學的修養對臺灣文化作深入的探討。

於是我寫下了：

『臺灣河（應作鶴）佬語聲調研究』（自立晚報）

『臺灣禮俗語典』（自立晚報）

除此之外，我寫了許多文化評論、語言評論、文化調查、方言調查、方言創作的文章。一部份已經收入『臺灣河佬語聲調研究』的附錄，一部份理念在『臺灣禮俗語典』的前言中已經闡明

。除了『臺灣鶴佬語聲調研究』所收的論文之外，我將其他近年發表在報章雜誌上，或未發表的文章和『臺灣禮俗語典』的前言部份輯為一冊，便是這本『回歸鄉土、回歸傳統』。

這本集子所收的都是一些通俗論文，至於那些比較專門的論文我便沒有收入。所以有一些論斷，或許在行家看來不夠周延。我希望將來再寫幾本專門性的書，如：

『鶴佬語聲韻學』

『鶴佬語記述學』

『鶴佬語口語文學選』

或比較通俗性的書，如：

『鶴佬語入門』

對一些基本理念作系統性的論述。當然，我在『臺灣禮俗語典』中承諾要編纂的一系列臺灣文化語典，還有應該要編纂的字典，臺灣文化文獻目錄等，也一定會盡力去編纂的。我決心把自己的一生奉獻於臺灣文化的整理。我並希望更多有心人來參與這項工作。

謹以此書獻給那些曾經創造和傳承優秀的臺灣文化的先賢們，以及幫助我進行調查研究的親友長輩。

一九八六年十月

洪 惟 仁 謹誌